

深渊旁的聚会

——读《作家城堡》有感

◎ 李克

1946年的纽伦堡，一座破碎的城市。法庭内，二十一名纳粹战犯端坐被告席，人类历史上首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正在进行；法庭外，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，两百五十名记者与作家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，被安置在一座名为法贝尔堡的铅笔城堡里。乌韦·诺伊玛尔的《作家城堡》没有将镜头对准庭审现场的控辩交锋，而是转向了那些执笔记录历史的人，他们来自不同国家、代表不同立场、心怀各自目的，却共同被困在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。这本书讲述的不是审判的结果，而是一群人在深渊边缘如何凝视黑暗，又如何被黑暗凝视的故事。

走进城堡，迎面而来的是重重交织的矛盾。流亡归国者与留在德国的人之间弥漫着微妙的尴尬，持共产主义立场的人士与自由主义者争论不休，未来的西德总理与东德情报局长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。英国记者丽贝卡·韦斯特一语道破了时代的混沌不安，她将这场审判比作“在动机上存在弱点，且时不时渴望制造死亡”的机器。美国总检察长杰克逊在开庭陈词中宣布，受审的二十一名被告的命运“对世界来说无关紧要”，审判的真正目的，是为人类划下一道界线，宣告种族仇恨、恐怖主义与暴力再也不能披着文明的外衣横行。然而，这道线应当划在哪里，由谁来划，划下之后是否就能阻止下一次深渊再度裂开，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。

更深的困境，在于语言本身。面对纳粹系统化、难以想象的疯狂，每一个写作者都感受到一种近乎失语的压迫。当“暴行”这样的词语被高频重复，它们是否还能承载应有的重量？当语言本身在纳粹统治下被污染了十二年，当每一个词都可能成为掩饰或开脱的工具，作家们如何重新找回言说的诚实与力量？珍妮特·弗兰纳走进法庭时，收起了她标志性的优雅文风，她深知，面对集中营的暴行，任何过于文学化的修饰都是不恰当的。她的报道变得更直接、更尖锐。这是写作者的自觉，也是语言在极端考验面前唯一能做出的诚实回应。

书中最令我动容的，是那些女性记者。玛莎·盖尔霍恩是现代新闻史上第一位战地女记者，诺曼底登陆当天唯一的女性见证者。她痛恨被称为“海明威的妻子”，一生以笔记录普通人的苦难。从西班牙内战到越南战争，二十世纪所有重大战争她无一缺席，八十一岁仍奔赴巴拿马前线。在纽伦堡，她用自己独特的感性视角记录了达豪集中营的惨状，那些在理性数据中被磨平的恐惧与愤怒，在她的笔下获得了直接的冲击力。艾丽卡·曼以短发男装示人，早在纳粹上台前就创建政治讽刺剧团“胡椒磨”以嘲讽纳粹，被剥夺德国国籍后加入美国战时新闻局，在纽伦堡她以美国人居，坚持“集体罪责论”。这些女性在男性绝对主导的新闻界中，不仅承受着与男性同等的精神重压，还必须持续对抗行业内部无形的性别壁垒。她们的处境与选择，让历史的审视具备了更丰富的层次。

诺伊玛尔选择用“作家城堡”而非“记者城堡”命名，有着深远的用意。这些人的确以记者的身份相聚，但在拥挤的工作间里匆忙写就的报道，只是一场漫长追寻的开端。本书真正讲述的，是这些人如何用一生考量他们在这一年里为这场战争选择的真相。未来的联邦总理维利·勃兰特为德国人无法参与审判而愤懑；埃里希·凯斯特纳陷入失语的沉默；威廉·夏伊勒用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为后世留下不朽记录。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，也是无数不能踏入法庭、却需要向暴行追讨正义的普通人的代表。

回望动荡纷乱的当下，作者诺伊玛尔说，书中的主角们在战争期间经受的苦难远比当下更残酷，而当年人们建立国际刑事法庭、制定国际法的努力，至今仍面临着威胁。它呼吁我们关注那种始终处于危险之中、需要我们所有人捍卫的共识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这样的声音尤为可贵。

合上书页，那句“我们不能沉默，却也无法言说”仍在耳边回响。诺伊玛尔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，但他通过这群在深渊旁相聚的作家，也许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沉默与言说的边界上，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。那些在废墟中用笔书写的人，在黑暗中举起语言的灯火，不是为了照亮整片天空，而是为了让后来者看清脚下的方寸之地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蓬莱公司）

书房

文学·历史·社会·科普

从尘埃里升起

——读《历史的天空》有感

◎ 刘井林

年少时看书，总觉得英雄该是棱角分明、口号震天的完人。直至重读军旅作家徐贵祥的《历史的天空》，望着凹凸山区的烽烟，看着梁大牙满脸的蛮横与狡黠，我才恍然，真正的英雄叙事，往往始于“不像英雄”的模样。

这部茅盾文学奖作品的动人之处，恰好在于它的“不完美”。它没有急于给人物贴标签，而是冷峻又温情地还原了一个草莽英雄的成长轨迹。梁大牙，原名梁必达，出场时堪称“反面典型”：大字不识，匪气十足，揣着一把柴刀从蓝桥埠的血海中逃生，参军的初衷俗气而现实——报私仇、吃饱饭。他本想去投奔军饷高的国民党队伍，却阴差阳错撞进了八路军的地盘。

这就是历史耐人琢磨之处，也是书中真实的“人间”。初入支队，梁大牙不懂纪律，私藏缴获物资，争强好胜，稍不顺心便甩手不干。若按脸谱化的评判标准，此人早该被扫地出门。但《历史的天空》的高明在于，它借杨庭辉、东方闻英等人揭示了真相：真正的革命队伍，不是温室，而是熔炉。杨庭辉那句“斗争是要讲策略的”，道破了生存的辩证法。他不嫌弃梁大牙的粗野，反而看到了其身上蕴藏的军事天赋。而东方闻英的牺牲，则是对梁大牙灵魂的终极淬炼。当那个总想改造他的姑娘倒在血泊中，梁大牙抱着她逐渐冰冷的身体，第一次懂得了“革命”

二字的分量：这不再是为了个人的温饱与恩怨，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东方闻英能活下去。那一刻，他改名“必达”，寓意革命必胜，使命必达。

若仅写梁大牙的转变，此书不足以称得上经典。它的深刻，在于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样貌。陈墨涵，一心向往光明却误入歧途，在国民党军队的派系纷争中艰难求生，却始终恪守着“宁折不弯”的气节，最终率部起义；独眼将军石云彪，旧军官出身，却有着纯粹的军人血性，那句“国破何以谈家，家破命何足惜”，至今振聋发聩；还有一辈子恪守教条的张普景，虽不讨人喜欢，却用一生的执拗守护了信仰的纯度。

这些人，构成了“历史的天空”下真实的底色。他们皆非完人，各有短板，却在民族危亡的十字路口，做出了相同的抉择。作者借此告诉我们，英雄不是神，而是那些在关键时刻能战胜自身弱点、超越个人私利的人。这种超越，往往伴随着撕裂般的痛苦。正如书中所言：“原来人不是慢慢长大的，而是在某个瞬间被炸成碎片，又自己一片片拼起来。”

读此书时，令我深思的是书名——《历史的天空》。这片天空，既是硝烟弥漫的战场，也是历史长河的深邃穹顶。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，既容得下梁大牙这样于乱世泥潭中崛起的猛将，也记得住那些默默无闻，甚至背负误解悄然离去的孤魂。书中

那句“历史不会忘记任何人”，并非空洞的豪言，而是一种深沉的历史观。它提醒我们，今日的山河无恙，并非仅靠少数天才将领的运筹帷幄，更是靠无数个像梁大牙一样的普通人，用血肉之躯在泥泞中一寸寸拼出来的。

身处和平年代，我们离枪林弹雨很远，但离“梁大牙式”的考验并不远。我们不必再拼杀于凹凸山的深沟险壑，却依然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与挑战。那种在困境中不服输的韧劲，在利益面前顾全大局的觉悟，在迷茫中坚持信仰的定力，便是新时代的“英雄气”。感悟英雄，不是为了复刻他们的行为，而是为了传承他们的精神内核。梁大牙从草莽成长为将军，靠的不是天赋异禀，而是在一次次失败与反思中重塑自我。这对当下的我们同样具有启示：无论身处何种岗位，只要心怀家国，脚踏实地，在平凡中做到极致，便是对英雄精神的最好诠释。

先辈们以往无前的勇气，在那片历史的天空中划出了璀璨的轨迹。而我们更应读懂这片天空的重量。它不是用来仰望的，而是用来奔赴的。带着这份信仰与坚定走好脚下的路，便是对先烈最好的致敬。唯有如此，当未来回望今日，才能看见我们这一代人也曾留下过坚实的足迹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平庄煤业）

读懂人间草木

◎ 赵桐湍

《人间草木》这本散文集，是汪曾祺先生岁月静好、淡然从容一生的写照。先生从花鸟虫鱼写到瓜果蔬菜，从旅途见闻写到各地风俗，从联大岁月写到安然恬淡的晚年。翻阅这部散文集，世间万物无不动人可爱，昔日故人琐事无不温情。先生以淡雅的情调和通透的心境，书写酸甜苦辣的百味生活，写下草木生发的时序变迁。这本书所体现的是先生对生活的热爱，对生命的礼赞。先生说：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，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而他，也正是怀揣着一份纯粹之心用一生去践行着这句话。

初识汪曾祺先生，是初中课本里那枚“筷子头一扎下去，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”的高邮咸蛋，那鲜活的滋味至今萦绕心头。后来，又被他笔下栀子花的率性打动，栀子花说：“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管得着吗！”这份不迎合世俗、不委屈本心的坦荡，恰似一股清流，让我对先生的文字生出无限向往。去年春天，我捧起《人间草木》，在墨香与花香的交织中一口气读完，先生以平实而灵动的笔触，将花鸟鱼虫、旧人旧事娓娓道来，字里行间满是对生活的赤诚与热爱，让我真切感受到，他便是那位把日子过成诗的纯粹之人。

《人间草木》共分五辑，每一辑都是一幅细腻动人的

生活画卷。第一辑“一果一蔬”中，石块缝隙里倔强生长的豆芽，紫薇花“夏日开至深秋，烂漫不绝”，芋头在泥土中酝酿甘甜，每一种草木都带着蓬勃的生机与不屈的韧性，于细微之处窥见天地大美；第二辑“季节的供养”里，春有新茶的清冽、夏有蝉鸣的悠长、秋有桂香的醇厚、冬有白雪的静谧，先生用文字捕捉四季流转的痕迹，让我懂得，能留意季节更迭的人，心中必然盛满对生活的热爱；第三辑“四方游记”与第四辑“少年时光”，青砖黛瓦的院落、江南水乡的烟雨、联大师友的笑容笑貌、泰山登山人的坚韧身影，都在先生的笔下鲜活起来，那些平淡的过往，因岁月的沉淀而愈发温润，那些平凡的瞬间，因真情的浇灌而格外动人；第五辑传递的“随遇而安”，更是让我深深动容——先生历经山河破碎、时代变迁，却未曾被岁月磨去棱角，反而在浮沉中修炼出通透与从容，于烟火人间寻得内心的安宁。

汪先生的文字，是未经雕琢的璞玉，纯粹而温润。如：“赏花赏到气息、氛围、情怀……活着，走着，看着，欣喜着，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。”还有那句：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，它们很温暖。”这些文字不华丽、不煽情，却像一股暖流，悄然浸润人心。

他写的都是寻常烟火：一只瓢虫爬行的轨迹，街头遛鸟人悠长的哨音，胡同里邻里间亲切的闲谈，一颗芋头在锅中慢慢炖煮的香气……可这些最平凡的场景，却在先生的笔下化作了最美的诗行，因为他始终以温柔的眼光打量世界，以纯粹的热情拥抱生活，于细微处发现美好，于平凡中提炼真味。

读完这本书，我的心底生出久违的宁静。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，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风景，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美好：春日枝头初绽的新绿，夏日傍晚拂过的清风，秋日枝头沉甸甸的果实，冬日窗外飘落的雪花。汪先生用文字告诉我们，生活的诗意从来不在遥不可及的地方，而在每一个脚踏实地的当下，在每一次对草木烟火的珍视里。

他所信奉的“随遇而安”，不是消极的妥协，而是积极的接纳。是历经风雨后，依然能从平凡生活中发掘乐趣的通透；是放下患得患失后，依然能对世界保持温柔与热爱的纯粹。这种生活态度，正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——慢下来，沉下心，去感受草木的生长，去倾听生活的声音，去珍惜身边的真情。

（作者单位：新朔铁路）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神華能源報社 制作